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十三



十七史策要

隋一冊

廿九

眉山新編隋史策要目錄

隋書

第一卷

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

裴昂上勸學行禮表

何妥上鍾律表

李諲論文體輕薄書

魏收李德林論舉史起元事書

魏澹上魏史義例

潘徽江都集禮序

第二卷

李穆移都表

楊尚希乞併首州郡表

于宣敏乞封皇子於蜀

牛弘明堂議

段文振諫容納突厥表

梁睿陳鎮守策書

長孫晟獻離間突厥計書

賀婁子幹上邊備書

虞世基諱武賦序

長孫平上為義倉書

第三卷

何妥諫文帝三事

柳彧諫親細務疏

劉炫省官對

李諤論郡臣好自矜伐疏

梁毗言楊素擅權封事

房彦謙遺張衡書



史祥荅太子書

豫章王遺崔曠書

崔曠荅書

高潛遺楊愔稱李德林書

王季籍奏記牛弘

四

一

眉山新編隋史策要

書一

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

聖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

路曰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
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詳於時夏。故堯稽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
之志。武王問黃帝顛覆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極符御曆。有國
有家者。肩嘗不以詩書而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
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書。正五始
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引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取富吞
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
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

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館。置
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
室之府。至老成之世。王逸尚多。遺漏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
向父子。雠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才。長安兵起。宮
室圖書。並從焚歿。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
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迷斯至。肅宗
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笈填委。更倍
於前。及孝獻移都。定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
七十餘卷。屬西京大亂。一時燔劫。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
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制定舊文。并之論
者。羨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為經。
更著新簿。魚古文舊簡。猶上有致。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
政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
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

立家。魚傳名號。憲章孔樂。取滅正。國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
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豈過二表。以此而
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
之際。李藝為多。章梁之間。經史彌盛。宋世書。又王倫。劉氏十略。
俱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撫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
江。破滅梁室。秘書經籍。盡從兵火。其又德殿內書。史。死然猶存。蕭
等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
餘卷。悉送荊州。故以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
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纜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
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百戎車。未忘保定之始。
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其本
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
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其恢之間。仍有殘缺。
此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繫方圖譜之說。彌復
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故遭五厄。與集
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臨區宇。功元與二德。冠往初。
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魚霸于述。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
并或未可。今士子。邁於三玉。民黎。感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
情。流訓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與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
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漢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先。私
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
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
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
下詔。獻書一卷。資練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裴昂上勸李行禮表

開皇初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无事。可以勸李行禮。因上表曰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作自魏道
將謝分割九人闕右山東又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
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无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
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
茲而壞伏惟陛下稟性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
往者周室頽毀區寓沸騰聖策風行神漢電發端坐廊廟湯滌萬
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乃古之典充善不為改百王之弊元惡
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一千事高前代坐下土
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
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恩遠慮情念下
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紀苟行禮勸學道
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以屋可封
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

何妥上鍾律表

開皇初為國子博士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
又云樂至則无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
聞樂有二一日蕤聲二日正聲夫蕤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
象故樂行而愈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
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
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无日天魏文侯問子
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
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之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
之音者蕤聲以亂弱而不止擾雜女子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
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
察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憊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尚言，音不知音，言不可言，樂則幾於道矣。紂為无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謬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季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朝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各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子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憲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章。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部魏蕩樂，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竄，樂師分散，其四舞三周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嘗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反，訪其遺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駐聲。昔今教書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

循損益更制嘉名謂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言不美歎

李諤論文體輕薄書

開皇初爲治書侍御史諤以屬文之家躬尚輕薄謂相師効流右志反於是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賦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者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二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云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弥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遊復貴理存異等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然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權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魏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関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相師祖父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馳軒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頌播紳參則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行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鑽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嗟英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李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空木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意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則刻恐挂網者多請勸言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魏收李德林論舉史起元事書

樂武平中魏收與陽休之論喪書起元事勅百司會議以喪禮

林書曰

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
懷細加推遂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
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
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同書之古典謹案六傳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叛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
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蓋示議文扶
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啟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
而已軼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至收重讀書
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
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
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
其事何足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稱之與相其義一也故
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留植曰如虞夏唐或云
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
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之帝班瑞群后使去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
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
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
公負衰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
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議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
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必觀論者闡選舉
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感情或安之以所怖者元
字耳事類朝三見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
注去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
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止此
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

魏爲漢讐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
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晉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
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雖亦寧肯當塗之世
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日國
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者長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
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
之傳宜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始或以正始或以嘉平
束皙議云亦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二非止代
終之始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顧更念之陸機以刊
本著於虞書爲黎見於商典以赦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
唯可二代相涉而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割棄之迹前史若
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
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魏澹上魏史義例

高祖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
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
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
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
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
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
之於京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徵旨也至如
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周臣子
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
王不言也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
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諸
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

以尊君甲子。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
功。乃文乃武。暨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穆。追謚止於三王。
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
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溫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黃。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
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
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乎。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
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
獲免。道武此時。后縉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
明。此之二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
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
蕢。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始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
文。並皆詐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
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國首方足。
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
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因昭殺逐。丘明據實。氣於紿下。况
復懸幣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
九鼎。吳人來徵百牢。无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
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
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使同庶人。存沒頓首。能无懷愧。今所
撰史。諸國凡烈。華夏之地。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蠶遂發
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
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異表理異。制作亦殊。治
定則直叙。敘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去周道
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丹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
乃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諺云。述則紀。
傳之弊。出自尚書。不亨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略。略好
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皮也。網羅一代事。

義周悉適之後。此為為優。故述之。觀此言豈直非聖人之无法。又失馬迂之意。孫盛自謂鑽仰具躬而放之。魏收去魯史既脩。嗟者貽則。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止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恩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為司馬遷割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无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跡。具在正書。事既无奇。不足懲勸。再述下同。銘頌重叙。唯資繁文。案立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无非其素。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无損益者。所不論也。

潘徽江都集札序

揚青為揚州摠管。引為博士。今與諸儒撰江都集札一部。後令徽作序曰。

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辨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馬迹之後。稍顯其事。鮮滯存留。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公私。人神惟敬。道惠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壘印塗。白防止水。亘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務集制作。若風馳。節文頗備。校條互起。皇帝負辰垂旒。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坤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无思不隨。東探石篋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銜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摠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濬業。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新。關蹇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季。網羅百氏。繼穆丁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廣允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掇錄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淫辨僞。指珠棄蚌。以為質文。適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祀。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河吏之論。簡牘盈積。

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余良嫉情窺竄之鄉。疑想觀壽之岸。怒括油素躬披鞫縹。芟蕪刈楚振頌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以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煥名藩。戒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羈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上。嗤懸金之已陋。是知師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胡新書。更追勲於往冊。徵辛樓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敘茲博之致云。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

眉山新編隋史策要

隋書二

李穆移都表

開皇初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其難之太師李

穆上表曰

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无革命而不遷曹魏三家鼎立焉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焉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土有苞藏人豨柱石四海万国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錄受圖始晦君人之惠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凶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亦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出顯樂推日月墳積方屈箕穎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引道設教陶冶尚陰陽合惠覆育共

天地齊首万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日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輒刑非胃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為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回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惠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史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死窮之美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元容察嘿

楊尚希乞併省州郡表

高祖即位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尚希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

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无百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察以眾資費日多吏率入倍租凋歲減清幹良才百分无一動須數万如何

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琴无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

于宣敏乞封皇子於蜀疏

高祖踐作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

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戍守而罷諸侯魏后賑涖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今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笮南屬荆巫周惠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災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不亂方可慶隆万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鼎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漢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木杪但三蜀三齊百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茲巨杜其邪謀盛業洪其基同天地之長久矣言茂寶齊日月之照臨臣禹季湖多同必情深體國輒中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音納其言

牛弘明堂議

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依七制脩立明堂上議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垂白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去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玄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均鄭亦異今不且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
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
大於周堂知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終主韓文周大為是
祖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詁家異
人殊鄭生玉藻亦云宗廟路寢為明堂周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
小是同今依鄭玄之說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
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尺并右稷為七先公昭穆
二尺先王昭穆二尺合十一尺二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使須朝寢據禮諸侯宴則賓及卿
大夫脫履外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外堂燕義又云席小
卿次上從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礼若以明堂論之於享
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該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
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二丈
八之室初分有三室蓋魯魯魯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
二升歌出罇反地揖讓外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然案劉
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
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
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
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
內有月令第五十二即此也各有證明又多不載東晉以為夏時
之言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託之不韋安
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
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
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
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
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帝而主以明堂也
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之策也屋圓楹徑二
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也

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通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
也。大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
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
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隔二十四文象二十四氣於以象四
海王者之大禮也。糊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口文義不虛出
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音之說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
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寢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
邑焚燒。靈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死國興造。晉則待中裴頠議曰
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
厥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
儒將无思術。前工盛事。於是其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
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其房。皆通街。穿鑿處多。之无可取。又德宅
各陽。更加營壘。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斷
選。闡化覃。傳外方。建六札。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參當議限。今
檢明堂。少頃五室。若有何尚書帝命。魏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丹曰日。顯紀。黑曰玄。靈。青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
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爰。夫室以
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固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之。位不六。居室。鄭玄亦云。每月初其
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
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
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補講。孝
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
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夾。兩。堂三之二。室三之
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向。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
亦蓋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擬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剝極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至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向。及地。重元。重廊。孔是注曰。重元。紫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者何。禮記盛德魯公。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司圓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外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廡。太李同。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廡。太李。同。實與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李。則曰太李。取其周水。則如辟。則曰辟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象天。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令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齊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五屋。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殿。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廟之廢。悉以餘書。庶使該詳。必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向。重屋。四旁。考工記。學宮。堂方一百四十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楹九丈。八闈。六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命殿垣方在內水。周如水。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引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引等。李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於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
及大業初思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
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万里蓋
遠圖良策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
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
其本心也臣李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祭代侯景近事
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踰遣令出塞
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鎖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

梁睿陳鎮守策書

睿為益州總管高祖初踐阼睿見突厥方強恐為邊患復陳鎮
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

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无上塞并漢
收下策以其終求忽往雲屯霧散難則驕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
故也今皇祚肇基內寧一准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
廢寢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元零尚在充國自効
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
戰守事宜如別謹并圖上呈

長孫晟獻高祖突厥計書

晟知突厥攝圖殺姪凡弟各統強兵畏虜可汗分居四面內懷
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一
臣聞喪亂之禍必致外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
帝陛下當百王之末履千載之期諸夏晏安戎馬尚梗兵師致討
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遠之計失則
百姓不寧計得乃万代之福吉山所係故願詳思臣於周書亦充
外使匈奴情伏實所具知臣願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
內諒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數多而勢
弱由取於衆心因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
縫實懷疑懼又向波首解不在其間頗畏攝圖愛其牽率謹錄是

与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雖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今河波。則關圖迴。亦自防右地。又引鄭羅。遣連多。審則攝圖。分衆濠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雖阻十數年後。承盟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

賀婁子幹上邊徭書

高祖以隴西。頻被吐谷渾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此者危寇。憂擾於滅之期。匪輕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此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且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田牧為事。若更屯聚。禍不獲安。只可嚴謹守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

世基上尚書書

世基上尚書書。宏丞陳主嘗於莫府山夜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

坐奏之曰

夫既居常者。未可論丘濬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清淳。解張異務。勇復順紀。合兵符之右。望雲就日之君。且脩戰於阪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惠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而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猗得百靈。包辛六合。其唯聖人乎。鷄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又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大可大。尚懷乎御朽。至如昆吾遠。畫蕭奇。奇將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胄雜孤之用。犀渠闕華之形。鑄名劍於尚方。積理文於武庫。能籠百獸。觀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春壽策勳。觀使臣之效。沮勸賞罰。迺示民以知禁。威矣哉。信白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惠長揚。校獵于雲。退而為賦。雖則弊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三焉。

乎下漏其字

長孫平上為義倉書

開皇三年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
令民間每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閭里。以備
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

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
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饉。陛下運山東
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
國之道。義資遠策。請敕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嘉
納。自是州里豐衍。人多賴焉。

眉山新編隋史策要

隋書三

何妥諫文帝三事

高祖即位除國子監博士上八事以諫史載其三事

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卒直錯者枉則民服
 卒枉錯者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卒故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卒人良異于此先論治真具擇賢愚
 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
 服實由於此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开之伏見留
 心獄為愛人如子每應決獄先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
 若選重官必須參以眾議勿信一人之卒則上不偏私下死怨望
 其二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无淹赦又曰君子周而不以小人
 以而不周所謂以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
 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
 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滂瀆之言出矣伏願廣加
 邀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
 聞舜至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愛今日猶復擇
 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
 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无人也為是不善也今方乘大
 國議彥不必縱有明哲先由白達東方朔曰尊之則為將卑之
 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變惠量力既无呂望傳言之能
 自負傅崱胃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惟畏惣領不多安斯寵任
 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寔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
 不勝其任也臣聞躬力卒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
 使各行有余力則庶事康哉

柳或諫親細務疏

開皇初為治書侍御史凡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

因上疏諫曰

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糞是胃欽
明詔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
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胃勞
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
別以見四海一家乃職務廣事无大小咸因聖聽陛下留心治道
无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而奏過多乃至營
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
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
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余細務責成所司則聖弊
盡无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

柳彧諫刺史任武將表

開皇初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溢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
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
无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
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閣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
敢淫滿道乃云老木不早殺余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同叟織
當同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益職非
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
令刺率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言平子音免

劉炫省官對

吏部尚書牛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吏
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

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采心府史之
任事要因而已今之文簿煩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方里追證百
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廢

職此之由。引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卒則不違寧善。其事何由。玆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適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繁。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緝介之壘。皆屬考功。其繁一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引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李諤論郡臣好自矜伐疏

開皇初。為治書侍御史。諤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去。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逢時。雖勤以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愛君父。况復功无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无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賞自大。使以幹隆。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无慙取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无不率心。况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謁。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誦新堦堦之測。言辭不遜。高自稱譽。豈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梁暉言楊素擅權封事

暉為大理卿。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

臣聞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平而家凶。平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虎聽。忤意者。威霜夏寒。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諫。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无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致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

年桓玄甚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終願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巨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律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

考考謙遺張衡書

衡爲黃門侍郎于時煬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造逆罹罪者多考謙見衡當筵而不能正教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屬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遠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攝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外聞於天夙畏昭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豈州國有殊高下懸懸然憂民慎法其一理也至如并州墨逆洩有甄明若楊諒實以劫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久內元震嗣后纂統而好亂害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說同惡相濟元所造罪集懸髮于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々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責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有違君但以執法无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齋是日神聖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蒞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揮之兆然死帝王之位況乎慕爾一隅蜂翁蟻聚揚詆之愚鄙群小之凶匿而欲憑陵畿甸號幸北望者哉開闢以盛書契去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遠叔世驕荒曾无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

齊明。因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寤。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自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魯有晏嬰。徒有叔敖。昔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雍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為已非宜。即加橫壓。僮遇誚侮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遂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齊力。豈繫文華。德潤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類。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諛諛。大高驕卑。監其淫僻。故摠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效上文。惠血錄寘。委任方直。斥遠浮華。車非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寤臣積薪。具交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雲霧覆沾衣。弔影撫心。何味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勳慮。故伏惟皇帝。望雲歎曰。仁

孝風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反認統。淮海盛德。日新當壁之符。還僉屬。贊歷甫。爾覓仁已。布率士。蒼君生。翹足而喜。并州之貢。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註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弃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膺。與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千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寒暑。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非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幸甚。歎息而不敢奏。

史祥荅太子書

仁壽中。以右衛將軍率兵屯弘化。以備胡虜。帝在東宮。遺祥書。致舊。祥荅書曰。行人矣止。奉所賜。恩紀網。於文里。不悟飛雪層冰之地。忽載三陽。毛幘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為蹇無效。遠之用。於

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軍伐。天人受
服。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極將如雲。謀夫如雷。至若祥者
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運運之責。猶進掃分。實為幸甚。爰
以情踰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
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萬籬斯託。微心眷眷。五侯所知也。仰惟
躄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美克修。方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
叶商皓。豈在管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歸神。咀嚼六經。
逍遙百氏。追西園之受容。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
自忝式。過載雁寒。身在此邊。隔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
孤照。想鳴鼓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寒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
雲。伏增潛結。

豫章王遺崔贖書

開皇中。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
為晉王轉記室將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
枚乘罷引曲辰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耽略官榮。棲蓬蓬
以今望古。方知稚志。彼一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通記。鈞深致
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登雲夢。吾兄欽
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高。常豈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
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商陽。方開
東門。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射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地
竹之檀藥。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
視土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崔贖答書

一昨奉教。聳景既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駁。言整思而不解。
事當山海。稟稜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
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書榆枋。選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
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暉日觀。雅運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

漢則焉。迂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非樹騰聲。魏池璠矣。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清。燕西。客河。柳。傍。源。本無意於市。頗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草。吹。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板。莊。不。過。墨。尺。後。况。桑。榆。漸。暮。衆。聲。屢。空。泉。竭。無。成。穿。楊。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薛。春。雞。鳴。謔。齒。鴻。儀。虛。班。驥。氣。拔。赤。山。而。建。北。海。比。華。德。而。非。難。堙。噴。倫。以。爲。此。匹。酬。恩。而。反。易。忽。屈。周。桐。錫。瑞。層。水。承。家。門。有。將。祠。樹。且。桃李。真。龍。將。下。誰。斤。有。名。濫。吹。先。進。荷。須。別。聽。但。慈。日。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復。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高著遺楊增稱李德林書

北齊任城王浟。爲兗州刺史。重德林才。與秀才入報。王因遣尚書令楊遵彥書云。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買

生晁錯之傳。厥雖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終又及盈

朝。然脩大夏者。豈獸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子之與季荊。衡表云。洪水橫流。吾思俾乂。以正乎此。夫大禹常謂。樛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王孝籍奏記于孔

開皇中。入秘書助脩國史。在自多年。而不免輪軸。孝籍仕官既不得志。奏記於史部尚書牛弘曰。

竊以毒螫磨厲。則申且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况懷抱之內。冰火鏝脂。膏腴理之閒。風霜侵骨。髓安可儲。舌絨唇。吞聲飲氣。或吟之響。身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吟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非。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弊。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授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入之舟楫。求魚匠之雲梯。則公懸於槁樹之枝。沒

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索費
 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窮子之累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
 光陰遲暮寒暑延闕關山超遠嚙臂為期則途逾遠商賈之幸朝
 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志何地所能避愁疾
 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規且散恐筮子無德齋恨入冥則虛
 緣恩顧此乃王褚所以致官應侯為之不索也潛躡髮之內管眉
 曉之間子野未嘗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
 未同埋殞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
 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取息之臣也以六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
 小人所以為明回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空衡之極反披孤白不
 好繼衣此小女為明尚書不取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世未
 用一禽息之百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首足之
 感憚而弗為動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士或不中其爵一夫竊議語
 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之懼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之簡屬
 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過追咎
 劫事有照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以
 加哀矜留心無忽孔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詳調





